

灵感录

雨过天晴

(外一篇)

庞华坚

大雨过后,站在屋檐下的人们,都要离开了。刚才,大家挤着,站着,脚有些麻木了,但大雨如注,看不出要停的意思,想走也走不了。无聊地等待,就一起抱怨天气、环保、工资,也无边无际地聊起远在天边的新闻和街头巷尾的趣事。有人笑,有人骂,也有人盯着大雨沉默不语。大家像老朋友一样,在大雨的帮助下,完成一场聚会。大雨是个急脾气,瓢泼似的下一阵,突然说停就停了。太阳也很配合,还没等人们走出屋檐散去,一道阳光已从天而降。阳光照在积水上,反射出无数多彩的光。看到这样绚烂的阳光,一个姑娘突然“哎呀”地叫出了声。有人好奇地围上去,跟姑娘一起欣赏这彩色的阳光,更多的人选择离开。有人往东,有人往西,有人很快拦下出租车扬长而去,有人则慢慢汇入人流。雨过天晴,各奔东西。在屋檐下一起躲雨的人互不认识,也不曾有过不和与恩怨。有过不和与恩怨的人,如果同时站在大雨中的屋檐下,会浑身不舒服,甚至会把那个讨厌的人推进雨里解恨。不管高兴或者不高兴,因缘际会,毕竟曾同在一个屋檐下。雨过天晴,屋檐下的人们已纷纷离开。有的人会再见,而有的人永不再相逢。怨恨也罢,热闹也罢,都会随过去的雨逐渐淡去,恩情、缘分、忍让、荣耀……依然。站在时间的岸边遥望,流逝的时光中,有春风盛大,也有枯冬肃杀。就像生活中,有和风,有急雨,有黑暗,也有光明。波澜起伏和风起云涌,终将淡然或波澜不惊。总会雨过天晴,人总会走出屋檐,走进人群,走过街道转弯,走向未来,也走向未知。

可随意,不随便

很不理解一些没几天写作实践的人理直气壮地说:散文最自由,随便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条安静的河流,没有波涛汹涌,甚至凝滞不动,看起来宁静寂寞,但这并不等于河流平静的表面下,没有暗流涌动,没有岩石杂陈,没有我们看不到的生命和死亡。人的认识和事实的真相常常相去甚远,因阻隔而未能知晓,因盲目而自大,因自封而得意,寻常事。写作对作者的要求颇多。写作者的生命经验、学识涵养、阅读经历、思考及感受自然的能力等,都会对写作者有影响,更决定其写作的宽度、深度和气质。写作是写作者证明存在的方式,作品是其反观自己的镜子。写作者站在这面镜子前,高矮胖瘦,欢快或者消沉,不是一时的装饰作样就可能改变的。镜子里的模样,即是写作者的模样,原来什么样子,镜子里就什么样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勇气可嘉,不过这样的“勇气”基本等同于无知者无畏。随意与随便是两码事。成熟作家的写作看似随意,实是具备了扎实的写作基础和充分的生命体验之后的挥洒自如,随便则是态度不认真。随便写出来的文字,至少在严谨方面不能和认真写出来的文字相提并论。

微小说

本店不卖酱油醋

魏泽先

名叫碾盘沟,可营子不是圆的,皆因在沟口的大道边上歪躺着一个大碾盘,所以人们顺口就把这个营子叫碾盘沟了。碾盘沟这个地方,宅子如同一个掉在地上的蒜辫子,曲曲弯弯,又排列有序,一字排开。顺后山的走势,一条街道贯穿东西。东高西低,村东头把边儿是老李家,村西头把边儿是老王家。站在营子西头一抬眼,就可以看见营子东头老李家门口的石头墩。站在营子东头往西看,能看见老王家门口站着的是公鸡还是母鸡。碾盘沟是一个村民小组,拢共48户。老宅子新宅子间杂在一起,花插的还有几座小楼。如鹤立鸡群,抢眼。从村东头往西数第八家姓韩,开一个迎春卖店,这个卖店可是有年头了,自打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起来了,有历史。经营得也很好。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再往西数第十六家赵家因为爹儿俩外出打工,赚了不少钱,不但盖起了两层小楼,也开了一个卖店。说起开这个卖店,还有一个故事。有知情的邻居说,有一年春节,爷儿俩回家过年,除夕夜的酒桌上,爷儿俩喝了不少,说起了在外打工的不容易,说家里的小楼,说家里的存款,言外之意,这个家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今天。在家里持家的婆媳听了,就不乐意了。媳妇郑桃红说:“你们在外是不容易,是挣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婆媳在家养猪种地也不容易。”不知道怎么说,借着酒劲儿就吵了起来。吵归吵,都是为了家好,这样的吵不是打架,就是斗嘴,只不过是声音儿比平常高一些。于是,婆媳一商量,就决定开个卖店。因为手里有闲钱,说开就开,正月初八就真的开起了卖店,因儿媳叫郑桃红,就叫桃红卖店。这样的话,48户人家就截住了西边的22户人家。都是邻里乡亲住着,买东西谁都不好意思“迈”门过,西边的人家买东西,就到桃红卖店,所以桃红卖店生意还挺红火。如今乡下种地有了机器,大家闲工夫多了,就开始打牌消遣。卖店搁两张牌桌,来玩牌的人,手不闲,嘴也不闲着,吃雪糕,喝饮料,抽烟,或者



插画 胡文光

好喝两口的人,还要喝上几瓶啤酒,吃两根火腿肠,一袋花生米啥的,卖店也就增加了收入。一天,西面邻居张来福媳妇刘杏花来打牌,因为一根火腿肠跟郑桃红争执起来。郑桃红白着脸说:“能耐你也开一个卖店,摆两张牌桌啊!”刘杏花一甩手一跺脚就回家了。没过几天,鞭炮声震得碾盘沟“哇哇”响,刘杏花真的在自家院子里开起了卖店。取名“杏花卖店”。杏花卖店一开起来,碾盘沟就有了三个卖店,于是就开始争生意了。杏花卖店生意还可以,迎春卖店闹个里外白忙活,就数桃红卖店惨,东边被迎春卖店截了16户人家,西边被杏花卖店截了29户人家,几乎没人光顾了。于是,三个卖店的女主人没事就拿一个小马扎坐在自家的卖店前东西

撒目,看谁买东西进了谁家。人们出来买东西像偷似的,别别扭扭,宁可到大集上去买,也不愿意让她们看见。街上也感觉冷冷落落的,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到了夏天,传出了桃红卖店要关门的风声。有一天早上,杏花卖店门前突然竖起了一个牌子:本店不卖酱油醋。把酱油和醋全部下架,人们大惑不解,有人问:“为啥啊?”刘杏花笑而不答。渐渐地,桃红卖店又有了顾客,渐渐兴旺起来。时隔不久,桃红卖店在门前也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本店不卖烟酒茶。自此,两家的生意都有了起色。村东头迎春卖店也在门前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本店不卖肉蛋奶。于是,人们都有了去各家卖店的理由。买啥去?酱油。于是大大方方地进了桃红卖店或者是迎春卖店。买啥去?牛奶。也大大方方地进了杏花卖店或者是桃红卖店。三个店主人不知道哪一天竟然一起坐到了街上,有说有笑。看谁谁家来人了,说一声,我家来买东西的了,留一个微笑,起身就走。人们看见了,感觉大街上刮起了春风。营子里有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就编了一副对联:杏花不卖酱油醋,桃红没有烟酒茶。横批是:迎春牛奶。

古城的午后

(组诗)

梁振林

天空比羽毛安静 蓟辽督师府里的古槐 打着古老的瞌睡 绿荫,犹如一部线装书 置放在明清的香案上

无数只蝉,窃窃私语 仿佛晨报紧急军情 却没人能唤醒树叶上 酣睡的衣裳袂

有人,不断涌到绿荫下 有人,不断离开

暮晚

在一块石头上久坐 就被山风融化了 满山坡的落叶,密密匝匝 像是等着集结的士兵 他们一片片挨在一起,肃穆不语

仿佛在等待一声大炮的号令 等待一个惊天动地的雷霆 山坳里的蓄水沟,残阳沉落 像一面血红的战鼓

在城墙下避雨

感谢一场大雨 让我紧紧地背靠城墙 心脏跟一块砖一同跳动 感谢水淋漓的山风,刚烈不阿 让我的筋骨有割裂的剧痛

感谢压顶的乌云,让我心里 有一万匹战马嘶鸣 感谢这个早晨 让我如一具骨骼 瞬间被冲刷出来

在垛口

我用一个乌云布布的早晨爬上垛口 使那个早晨 像一块风蚀的砖那么深邃 我说喜欢这儿 如一辆锈蚀的刀刀 喜欢另一辆锈蚀的刀刀

暴雨 以必然的方式将我的杂念敲碎 剥悍的山风反复推搡我 如同推搡垛口一块风化的砖 也像推搡着倔强的俘虏

城墙下

天凉了 城墙缝里的土,又剥落几块

一只黑色的小虫 拼命往墙缝里钻 像从战乱逃难过来的人 细小的尾巴留在外面,一小截 像露在凄风苦雨中的玉米粒

风,不再是一个摧城拔寨的将军 它撞到墙根儿,打马盘桓 无功而返

我还在树荫下

我还在树荫下。一场骤雨走得 跟来时一样快

我还在树荫下 我认为这场雨从未来过 但风变凉了 尽管还没吹干我湿漉漉的头发

“我给了他我的肉体 他还要我的灵魂” 现在在我一无所有 只剩下虚幻的影子 在树荫下与其他的影子 混在一起 像督军府里一个 等候命令的传令兵

一棵树

只有一棵树才能像 一棵树 那么安静

又那么干净,像内心的木屑 和年轮 它屈从有度,亦弯亦折 有根在,就不会轻易舍弃 就会发出新枝

它包容风霜,雷雨,雷电 它包容无辜的侵袭和伤害 它不抱怨,不因言语碎语 出声,只唱歌 沉默,只阳光

藏在白纸黑字里的时光

杨 晔

那些藏在白纸黑字里的时光,如黯然退场的旧人,渐渐远去,也许终有一日会消失在岁月的尽头。现在的孩子已不再写书信,未来的孩子可能都不懂白纸黑字为何物,更不会感悟他们的祖辈在白纸黑字间一行一行地走过多少时光。电子时代迅猛袭来,纸质书刊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寂寞。从前,书报亭遍布街头,租书屋和图书馆曾经是多少人,尤其是青少年最喜欢的地方,从前,人们在火车上、公交车上翻看杂志,如今,在任何地方:公交车站、候机室、餐厅、酒店,放眼望去都是低头族,人人都在摆弄手机。手机浏览已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尤其是年轻人的选择,但走马观花的浏览怎能留下深刻印象,指指点点的刷屏,然后一个劲儿点赞,根本没细读写了什么就不停地转发分享。闲暇日子,我整理从前的信件,翻看一封封书信,美好时光再次跃然纸上,青春岁月在字里行间逆流到身边。那时,天南海北的同学全凭书信联络,彼此熟悉的字迹是最亲切的“会晤”。每逢新年,最繁忙的是邮递员,往来的明信片如雪片般飞向各地,那些工整书写的衷心祝福,承载着一片真情,传递着美好的心愿。那些优美的字迹呈现着书写者的性格,娟秀的,豪放的。如今逢年过节,手机群发复制过无数次的短信,机械统一的字体都是象征性的问候。谁会为了一个问候长久保存短信,随机问候的电话谁会铭记,即使视频聊天,能保存多久呢?我翻看着久远的藏书,看到少年时代曾经幼稚的笔迹,看到在红楼梦上的勾勾画画,看到在雪莱诗歌旁写下的感悟。以后孩子们的记忆里会有什么?他们过早地看的是屏幕上的文字与动画。他们能熟练地在电脑上沟通,却不怎么爱用笔表达自己,他们已经渐渐远离白纸黑字。白纸黑字的年代已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然而那段白纸黑字的时光是最安静的,如同白墙黛瓦的江南古镇;那段白纸黑字的时光是最干净的,宛若撑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那段白纸黑字的时光是最真诚的,仿佛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



插画 董昌秋

札记

乡村教师

郑德库

临近退休,回眸自己走过的路,自然而然就想到那些教过自己的乡村教师。一个想法不可抑制地冒出来:回趟故乡镶红旗村,看看教过我三年的班主任魏老师。我们兄弟离乡多年,镶红旗村的小学,是我们兄弟最初成长的基石。另外,大哥和我都在这所学校当过民办教师,因此,我们常常想起这所学校。听说,学校已经消失不见了,可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于我们的心里……魏老师,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他在乡村小学坚守40年,对家乡,对一茬茬不断冒出的后生,功莫大焉!具体到我家,也绝对是有功之人!我大哥读小学六年级时,班主任是一位外村来的老师,教算术,他让学生们一道道背应用题的答案,结果在接下来的中考中,全班被刷了秃。学校只好换老师,魏老师被调到村小学,大哥等七八个孩子重回学校,经过魏老师一年的精心教导,大哥等七八个复课生竟全部考上中学。再后来,有四个复课生成了县乡的重要干部。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也换成了魏老师,他教我语文课。课堂上,他爱和学生互动,融洽师生关系。班里有一个姓尹的女生,性格开朗,有点儿大舌头,可她偏爱举手发言,魏老师也不避忌,一次回答“山西省昔阳县”,可他那音咬得重,魏老师就接了“什么细洋线”。大家哈哈笑。又有一回,读诗,“西湖的碧波漓江的水”,一个姓林的女生这样断句:“西湖的碧,波漓江的

水”,魏老师便捧眼似的让她重读,一连读了三次,大家便笑三次。魏老师教我们到七年级,已是中学课程,魏老师在知识储备上已有些吃力。一次讲课文,魏老师就没讲透,我们听得不知所云。等我后来学中文专业后才弄明白,回乡见到魏老师,几次欲言又止。于是下定决心,这次回乡见到魏老师,一定要提这一琐事、趣事。几十年后弟子还记得这些,师生之间,堪得真味了。回乡之前,先去趟辽阳看大哥大嫂,自然而然提到村里的学校,提到了魏老师。我就讲了想回乡看他的打算:老师爱抽烟,就带两条烟;他不喝酒,爱吃,就找几个同学陪着在饭店撮一顿;再拿两本自己出的书,显摆显摆,就权当是补习作业了……大哥听了默然不语,好一阵才缓缓地吐:“你晚了!魏老师两个月前走了。”我的心顿时沉下去。从辽阳回家,翻出当年的毕业证,鉴定栏里正是魏老师那熟悉的笔迹:“思想进步,品质好;学习目的明确,听讲态度好,学习有钻劲,成绩优秀……”透过当年流行的鉴定格式,细细品味,每一项竟都是从具体的我概括而来,透视出魏老师对学生的了解和定位。记得在班级逐一宣读鉴定时,每名同学都有一条缺点,魏老师解释是给上面报表用的,我的一条是“有时有点孩子气”。转瞬几十年的过去,当年有点孩子气的我已呈老态,可当年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又都遥不可及了。灯下,我静静地观看、追忆,眼角竟湿润了。